

外婆的劳动经

聂顺荣

外婆的银发里藏着一部活的《齐民要术》。她常说“人勤地不懒”，这话像一粒饱满的棉籽，深深地扎进了我童年的田垄。当城市的月光漫过窗台，那些沾着泥土的谚语便在记忆里抽芽，带着露水的清凉，漫过三十年前的晒谷场。

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”是外婆挂在嘴边的日历。她总在凌晨四点就着煤油灯筛种子，干瘦的手指捏着黄豆粒，像在给岁月挑拣饱满的词眼。“种子要挑三遍，苗儿才肯抬头”，她对着晨光眯着眼，让每粒种子都在掌心滚过，剔除那些皱缩的、虫蛀的，留下圆鼓鼓的“精兵强将”。我蹲在旁边往竹篮里捡豆子，她忽然用沾着草屑的手背抹汗：“种地跟养娃一个理儿，你糊弄它一时，它就荒你一季。”这话落在泥土地里，比锄头翻土的声音还沉重。

梅雨季的屋檐下，外婆总有忙不完的活儿。她掀开腌菜缸的木盖，白汽裹着咸香扑出来，“紧火粥，慢火肉，腌菜要晒三个日头”，她用竹篾拨弄着缸里的芥菜，叶片在盐卤里泛着油光。有次我嫌腌菜麻烦，想把半干的芥菜直接封缸，她立刻拍掉我的手：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菜没晒透要生花的。”说着她从门后摸出一本泛黄的《农家月令》，书页间夹着干枯的扁豆花，“你看老辈人写的，‘腌菜须待日头足，瓮底方得半年香’，老祖宗的话错了不。”那些带着墨香的句子与外婆的白发交相辉映，让潮湿的梅雨季也有了干爽盼头。

盛夏的棉田里，外婆的腰弯得像张弓。她教我分辨棉桃的青与白：“七月十五花红枣，八月十五枣花了”，指尖掐开一枚青桃，露出星星点点的棉絮，“花开得太盛不是好事，就跟人似的，虚胖没力气。”她的围裙口袋里总装着一块硬饼，午休时坐在地头啃。远处蝉声嘶鸣，她忽然指着棉叶上的虫洞说：“虫咬的疤是棉花的勋章，人吃的苦是心里的盐。”这话让我想起她掌心的老茧，那是常年握镰刀磨出的硬茧，像一枚枚褐色的奖章，别在时光的衣襟上。

秋收后的晒谷场是外婆的舞台。她指挥着我们扫净场地，“扬场要趁东南风，簸箕要摆八字形”，金黄的稻谷在她手里听话地翻飞，糠皮与碎草被风卷到远处，留下颗粒归仓。有次突然来了一阵雨，我们手忙脚乱地抢救谷子，外婆却不慌不忙地盖上最后一床草席：“急雨落不上晒谷场，慢工出细活。”雨点子噼里啪啦砸在草席上，她带着我们躲进草垛里，闻着干草的香气，听她讲“冬前耕破地，赛过施遍肥”的故事，雨点敲打草棚的声音，竟成了最天然的伴奏。

冬夜里的灶台前，外婆教我编草绳。“紧三扣，松三扣，编得太密要沤手”，她的手指在稻草间穿梭，像在编织岁月的密码。火塘里的红薯散发出甜香，她忽然说：“人靠饭养，地靠粪养”，这话让我想起开春时她挑粪担的样子，竹扁担在肩头颤悠悠的，粪桶里的肥晃出细碎的光。“种地不能断了香火”，她往灶里添了根柴，火苗照亮她眼角的皱纹，“粪肥就是土地的香火，你对它好，它才对你好收成。”

外婆走后，我在她的木箱底发现了一本手抄的《农谚集》。泛黄的纸页上，字迹被油渍浸得模糊：“锄头底下三分水”“麦要浇芽，菜要浇花”“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”。这些带着体温的句子，比任何书本都鲜活，那是她用大半生的汗水写就的劳动哲学。如今我在城市的阳台上种上几株小葱，浇水时总会想起她的话：“浇花要浇根，做人要实心。”那些沾着泥土的谚语，早已化作我血脉里的养分，让我在钢筋森林里，依然能听见土地的心跳。

每个清晨，当我在菜市场看见卖菜老人布满裂痕的手掌，在写字楼看见保洁阿姨弯腰拖地时的身影，总会想起外婆的谚语。那些在田间地头孕育的智慧，那些在晨昏劳作中凝结的哲思，何尝不是最生动的劳动课？它们像散落的星子，照亮每个认真生活的日子，让我们在追逐远方时，不会忘记脚踩大地的分量。

作家写作家



邓跃东。 通讯员 摄

写散文的邓跃东

叶梅玉

我与邓跃东聊得最多的是文学。他喜欢语音聊，我喜欢文字聊。他语音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情绪的点滴变化。我文字，不动声色，他捉摸不到我的情绪。有时候，我连文字也懒得打，就发个表情给他，急得他大发脾气；不许发表情，不许发表情。我觉得他这人真好玩。

我们见过两次面。一次是在毛泽东文学院，其时正举办首届散文班培训学习，我去蹭了两堂课。那晚我一个人在房间，他敲门来找我的朋友红春，也是他的同学，却扑了个空。我与他打了个照面。后来红春说，他是邓跃东。我由此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
时隔两年，红春邀我去茶峒见一个人，说是邓跃东与几个同事路过茶峒。那次见面，我们互相加了微信。

就这样，我们成了聊友。我们时常聊文学聊作品，意见不合，各执己见时，他就飙出一句脏话：狗屁。他还振振有词，说“放屁”“狗屁”是他那邵阳人的口头禅，就像说今天天气怎么样，吃饭了没有一样自然、正常。我讥笑他“以德糊人”。他曾大言不惭，自诩“以德服人”是他的人格魅力。我就纳闷了，一个随时都可能飙出脏话的人，何德之有。

直到那次，他颠覆了我的认知。

我有篇小散文发在《中国文化报》，想找张样报作为年底申报发表作品的原始凭证。我们那地方，申报发表的作品如果没有原件，等于没发表，无意中和他说起。其时已离发表之日过去了半年之久，能否找到样报我并不抱希望。几天之后，他说找了几个单位，终于找到了，要给我寄来。我是个马大哈，又是个近视眼，那天，边走路，边和他微信聊天，顺手把邮寄地址、电话号码从微信上发了过去。走回家，我再好好地看微信聊天时，发现写错了电话号码的一个数字，急忙告诉他，他却已经寄出了。再找他说话时，他却吝啬得半个字也不回复我。大约半小时后，他那一连串语音随即如狂风暴雨般砸来，无疑是一通牢骚。原来他又跑了一次腿，去快递公司帮我改回了电话号码。来回折腾了几次，依他那性格，不发牢骚就不是邓跃东了。后来，我有篇小散文发在《湖南工人报》上，与他聊过这事，却再也不敢造次要他找样报了。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找到了样报，还拍了照片发给我看，说给我寄来。我大为感动。“以德服人”，或许，是他的人格魅力吧。

读他的散文，每每又让我印证了自己的判断。跃东的德更多体现于他的真诚之上。

他是率性之人，待人真诚，嬉笑怒骂，爱恨情仇，不遮不掩。他有那么一点点坏，有那么一点点粗野，这种坏这种粗野转化为文字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气与匪气。他的散文真诚，不虚假做作，这是散文难能可贵的一个品质。文中自然流露出的真我、真性情，我读着，时常会忍俊不禁。我不单读出他的真情，还读出他隐藏的思想，可供回味的心灵秘密，甚至他的有趣的灵魂。

我尤其喜欢读他写军旅生活的散文。一篇《青海湖是湖还是海》让我潸然泪下，沉浸于人物的悲凉离合与命运的无常之中，几天回不过神。他那钢铁一般强硬性格的人，写的文章一如他的性格，辨识度很强，没有华丽的语言，没有过度的修饰，文字干净，这些都是我一遍又一遍赏读他文章的原因。他也有侠骨柔肠的时候，他把这种柔软的情感写进《流萤飞处》《失语者》等篇什中，对父亲的深切怀念，对往昔时光的追忆，那种情感书写得节制而动人，读得我热泪盈眶。或许同为军人的缘故，他对周涛推崇备至，并深受其影响。比如他的《吹鹰笛的人》等篇什，大有周涛风范，意蕴深远，苍凉而大气。他不厌其烦，一次又一次向我推荐周涛的散文，好像不看周涛的散文，就不足以与他谈文学一样。

跃东主攻散文，喜欢和我聊散文。我虽写散文，但散文读得少，小说读得多。有一次他聊到几篇散文，我老老实实地说没看过。他立马激动起来，低沉的语音，夹带着邵阳腔的普通话听上去颇为生气：要多读书，多读书，跟你聊文章，这篇没读过，那篇没看过，聊个屁啊。脏话就蹦出来了。

他对散文有一定见解。我写成一篇文章，就喜欢发给他指正。他有了新作，也发给我欣赏。我写得不合他意的，他那邵阳普通话就直接喷过来了，语音一条接一条，简直像斗地主一样，万箭齐发，批得我体无完肤。令他满意的，他会主动而又热心地四处向期刊编辑推荐，又是微信，又是电子邮箱，那份无私，那份真情，让我时时忆起，感激不尽。

真性情出真文章、真文气，我适应了他的文风，在骂骂咧咧中品味着独特的味道。跃东写作勤奋，隔三岔五就用来一篇新作。名义上喊我多提意见，实则是想赚得我的几句美言。我向来不喜欢当面奉承别人，赞美别人，我情愿一个人躲进书房，一边读他的文章，一边偷着乐，不时发出一声感叹：这只勤劳的小蜜蜂，又收获了一篇好文章。

（叶梅玉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。邓跃东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）

喊饭

志在飞 董玉发

我是听着“喊饭”声长大的。儿时的傍晚，我沐浴着夕阳坐在大水牛背上，吹着竹笛悠悠从山路走向村庄。到饭点时家人见我还没回家，母亲会站在山坡上拉开嗓子大声喊：小山子，回来食饭喽！

有时候，母亲在田地里干农活，奶奶做好了饭菜，到饭点了我同样会大声喊：妈妈，回来食饭喽！

乡村的饭点有早有晚，但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家人喊饭的习惯，那声音在村庄上空飘荡，像袅袅的薄雾，更像一曲悠扬欢快的山歌。

这些年，我们在赣县采风，人们谈起30年代的喊饭，意义远不止这些。

大埠的傍晚，是浸在炊烟里的。可这炊烟还未散尽，一种特别的声音便会准时漫过青石板路——各家各户的女人们推开木门，手搭在额前，朝着莽莽苍苍的远山，长长地唤一声：“崽喽，回来食饭喽。”

年近古稀的党史专家告诉我们说，在赣南、在闽西，家家都有红军。

红军长征就是从闽西、赣南出发的。一九三四年那个秋天，为了苏维埃，为了人民的江山，一阵嘹亮的军号声，就把全镇的精壮后生都卷走了。留在镇子里的，便只剩下老树桩似的老人，和一群望穿了眼的妇人。

大埠古村的刘阿嬷，就是这群妇人中的一个。

赣县苏维埃成立了，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田地，人们要保护好好自己的田地不被地主拿走，就必须送子弟参加红军。刘阿嬷将自己的独子赵星火送去当红军。

刘阿嬷倚在门框上，手里攥着刚纳了一半的鞋底，每天都看着儿子离开的村口不说话，只是眼睛红得厉害。

长征的队伍走了，把大埠的热闹和生气也一并带走了。镰子一下子空了，静了，静得能听见赣江水流过滩石的鸣咽。白天还好，女人们下田、砍柴、补网，让劳累占满身子。可黄昏是个坎儿，当炊烟升起，家家灶膛里的火映亮一张张空落落的条凳时，那份蚀骨的念想，便再也捂不住了。

不知从哪一天，哪一家开始的，这“喊饭”的习俗，就像夜雾一样，悄无声息地弥漫了全镇。

天边刚泛黑，刘阿嬷就洗净了手，在木桌上摆好一副碗筷。然后，她用腿轻轻地踢一下门框，吸一口气，那声音便从她瘦小的身躯里送出来：“刘丙辉我崽，归来食饭喽。”

刘阿嬷的声音并不洪亮，甚至有些沙哑，可那调子里有一种东西，能钻进人的骨头缝。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呼唤，那是一个母亲用全部的生命力，在茫茫天地间为她的儿子“指路”。

刘阿嬷这一声喊罢，就像推倒了头一张牌。

对门的七婆婆，儿子是跟红军走的号兵。她的声音尖，带着一种金属的穿透力：“火生，回家食饭喽。”

东头最年轻的桂枝姐，喊她新婚三月就离别的丈夫，声音里总带着压不住的哭腔，每个字都湿漉漉的：“满仓哥，你快归来食饭哟。”

一声，又一声。老的，少的，尖的，哑的，浑厚的，凄婉的……这些声音从一扇扇浸透着油烟的旧门里飘出来，在大埠乡低垂的夜空下交织、缠绕、汇聚。它们不是哀歌，它们比哀歌更坚韧；它们不是哭泣，它们比哭泣更有力。这是整个大埠乡的母亲、妻子们，用日复一日的呼喊，在为中国大地上那支艰难北去的队伍，铺一条无形的“声音的归途”。

门框，被一代代女人的布鞋底，踢出了深深的“V”痕。“喊饭”时，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做同一个动作：走到门框前，停下，右脚踏轻踢一下门框——啪，一声轻响。老人们说，这是“踢醒”门框，让门记得回家的人，记得回家的路。时间久了，门框便被腿踢成“V”字形。

新中国成立了。很多当年被喊的人，没有回来。他们化作了雪山上的冰雕，草地里的忠骨，大河边的纪念碑。刘阿嬷的独子赵星火也没有回来，但大埠千千万万的儿女都是刘阿嬷的儿子！

在大埠，“喊饭”的声音，并没有完全断绝。那被千万次踢过的门框，那被千万声呼喊浸透的暮色，就是我们的党史最温润、最坚韧的注脚。它告诉我们，那条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，起点不仅仅在瑞金、在于都，也在每一个像大埠这样的小镇，在每一扇沾着昏黄灯光的门扉后，在每一句母亲和妻子们用一生呼喊的“归来食饭”里。

瑶乡冬暖

杨少波



冬阳像融化的蜜，淌过湘桂边境的山峦，给蜿蜒的山路镀上一层温润的金色。

与友人驱车前往湘西通道传素瑶族乡，这片坐落于南岭越城岭余脉的土地，藏着冬日最动人的生机与暖意。原以为冬日该是萧索，却在沿途撞见满坡霜叶，红得浓烈、艳得灼目，竟比春日繁花更显风骨，恰应了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诗意。风过林梢，红叶簌簌飘落，铺在青石板路上，像一条通往岁月深处的红绸，一头系着往昔的烽火，一头连着今日的暖阳。

行至黄沙岗，视野豁然开朗。群山如黛，层峦叠嶂间，一座座白色风塔拔地而起，叶片在暖阳下缓缓转动，与山间的云雾、红叶相映成趣，勾勒出一幅生态与发展共生的画卷。登高远眺，风里没有冬日的凛冽，反倒带着草木的清香与新能源的蓬勃气息。这里的风能不仅点亮了瑶乡的灯火，更通过电网输送到了大江南北，让大山深处的绿意，滋养着更广袤的土地。

山风拂过耳畔，目光不经意间落在山脚下的开阔地，一位姓龙的村民正忙着搭建养羊棚，钢管与木板碰撞出清脆的声响，棚架已初具雏形。“今年养了100多只，年底能出栏一批，明年打算扩到300只！”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脸上满是笃定的笑意，“外面打工飘着没

根，回来守着这高山草场养羊，踏实又稳当。”不远处，另一户戴姓人家的牛群正悠闲地啃食着枯黄却肥美的牧草，牛铃声清脆悠扬，与风叶片的转动声交织在一起，成了振兴路上最质朴的乐章。这片曾见证过烽火的高山草场，如今已成为瑶乡人民脱贫致富的“绿色银行”，用最本真的馈赠，托起了乡亲们稳稳的幸福。

下山途中，新塘村、古孟村的冬日景象更令人心头一暖。田间地头，村民们正忙着冬修水利，铁锹与泥土碰撞的声响此起彼伏，新修的水渠如银色丝带，缠绕在田埂间，将雪山融水与山泉引入农田。村口的空地上，工匠们正搭建戏台，木梁交错间，瑶乡的文化记忆正被一点点唤醒、重塑。这不是简单的冬修冬造，而是瑶乡人民用双手编织的振兴图景——水利兴则农业稳，戏台起则文脉传，精准扶贫的阳光，早已照亮了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。

脚步不自觉迈向梨子界，这里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节点，也是红色精神扎根瑶乡的沃土。1934年12月，长征中的红军一军团一师、中央二纵及红三军团彭德怀部先后经过此地，在梨子界与敌军展开激战，数十名红军将士长眠于此。如今，山岗上的红星亭庄严肃穆，红军烈士合葬墓前松柏常青，旁边那棵被敌机炸断树干的古樟，虽树身遍布弹痕，树基

空心，却依然枝繁叶茂，用顽强的生命力守护着长眠的英烈，也见证着瑶乡的重生。当地老人总会说起那个温暖的故事：当年，一名失散的红军战士濒临绝境，是瑶族姑娘黄银钱挺身而出，用柴刀护住他，又带他回家疗伤、照料，用善良与勇气续写了军民鱼水情。这份跨越时空的温暖，早已融入瑶乡的血脉，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瑶寨的吊脚楼上，也洒在村民们布满笑意的脸上。如今的传素瑶族乡，风能、光伏产业蓬勃发展，水库碧波荡漾，不仅滋养着瑶乡的庄稼，更滋养着人们的生活；烈士纪念馆里，常有村民与游客前来瞻仰，长征精神被一遍遍讲述、传承；戏台前，孩子们围着工匠嬉戏，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冬日的瑶乡，没有严寒，只有暖阳、红枫与滚烫的初心——红色底蕴是根基，民族特色是灵魂，两者交织相融，让这片曾历经战火的土地，在乡村振兴的路上，绽放出最温暖、最耀眼的光芒。

风再起时，红叶飘落肩头，带着冬阳的温度与红色的芬芳。原来瑶乡的冬暖，从来不是偶然——是英烈的鲜血滋养了土地，是红色的精神凝聚了力量，是瑶乡人民的坚守与奋斗，让每一个冬日都充满希望，让每一寸土地都焕发新生。